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六十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記

六合縣陳侯去思記

應天之六合雖名為赤縣而濵江最僻小土瘠而民貧又時有郵繻傳符之累以是益困不堪陳侯之始來六

合也名見吏民盡得其恫若狀慨然曰我必蘇之庶人在官者裁為二百七十人人各予定直毋得為低昂以九則授役役稱其家毋有訾窳屬覈田之詔下侯精心履行句稽得其伏匿之畝且半既而曰上意非益賦也欲平之而已蓋新畝出而故畝之賦減半又因以寛蘆洲之税補開河損田之直若干贖鍰金不入宅籍而易穀於庾歲侵出之民不告饑圩堰陂塘以時築濬灌漑不乏侯迺曰困已蘇矣可以施教矣遴其耆碩以為三

老畨夫明飭高皇大訓使里頒而人習之旌其淑若而扶其蕩佚侯自以時之學宮集博士弟子而誨之經術傍及執文靡不翕然趣風侯食不再葷衣必三澣每出按行郊野不多從騶呵一榼後隨不資於民入計之日餘俸自給拜徵之頃乗槖蕭然薦紳衿裾以至都鄙士女田叟旅人毋不垂泣遮挽胥吏敝縕而曰我曹日洗手而從事然未有一敗者始實苦之今而後知侯賜也盖侯拜尚書戶部郎於宦不為鼎貴去且乆而其人益

思之不忘相率詣不佞以請公實敦史幸為一言紀侯德將伐石而勒之以示永永不佞質以侯所用致思之狀而得前十餘事要亦皆循吏之所恒稱者耳非有踔絶可喜可愕之事而不知踔絶可喜可愕之事固少年輕鋭之所樂聞而實非所以得民之真者也夫循吏之所恒稱正恒吏之所不能蹈也今天子方加意元元歲大計吏黜其無良者而為錫璽書宴賚以旌其賢者郡邑之人又能追旌其賢守令若此龔召朱卓之輩當接

踵而起矣侯名載春濟南之歷下人萬厯之庚辰進士前庚辰而成進士為潞城令者侯之父繕部公也古於父子稱循吏時有之然未有並起一時相望為世所膾炙者也歷下之才賢若邊廷實李于鱗以文苑名海内其名政術則自侯父子益有聞故不佞樂而應之如右今令黄侯名夢鴻能繼侯賢聲者實預聞其事

國華堂記

徽居萬山中地陿而人衆居室櫛比其贏縮所較僅尋

文而休寧為尤甚去休寧之南郭可三十里曰兖山乃稍寛而腴汪氏世居之其居延袤以畝計者仡得十中有堂宏麗不減侯家堂後有樓軒窻四闢兖山之蒼翠與溪流之夭矯若玦者時時在目樓後復有樓積書萬卷則汪氏之雋體乾者與其父徳化所日諷讀者也徳化賢而文仁義附焉至體乾益彬彬矣既落成而邑之名輩長者過之署堂名曰國華而體乾來留京介其婦翁詹吏部東圖來請記詹君余石交也既不獲辭則謂

詹君世所稱國華者以其人能華國也其仕顯重章施廊廟無論即僻而子真耕谷名動京師而婿父子有之乎曰未也謝康樂歸臥始興之墅朝所吟咏暮傳建康而為之貴而婿父子有之乎曰未也然則玆堂何以名焉夫亦取其志而已今夫韞而輝山者玉之華也懷而川媚者珠之華也彼其稱輝山媚川亦僅得其彷彿其未離蚌者惷然焉耳矣其未離璞者頑然焉耳矣安在其為華也及其入乎隨侯之手剖乎陵陽之足而光彩

乎鄢郢邯鄲之廷在楚楚華在趙趙華寧不重哉夫此猶其小者有莘之鄙夫與南陽之畸士囂囂然而自樂踽踽然抱膝而謳吟彼固有以自信其珠玉然世之人未必能咀其實而得其所以華也及其遘聖主際哲辟三聘而殷漢之業成而用尊然後有以稱於天下彼谷口獨行之操康樂騶蠶之辭何足為體乾語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此吾孔聖事也凡此非謂體乾能行之欲體乾知華之所以大者耳詹君曰善請刻之堂東壁

重建栖霞靈應聖殿記

西方之聖有圓通大士者其名曰觀世音又曰觀自在其眷屬則父事阿彌陀而弟畜得大勢其爍迦羅首母陀羅臂清靜寶目則皆八萬四千其化身則百千萬億其應度則無央無邊恒河沙界而獨於最下五濁惡世所謂閻浮提者為至切或曰緣也或曰不然最下五濁惡世固大士之所最悲閔而迫欲援拯之者也西方之教自我薄伽梵為人天說之今自學語兒以至篤老殘

瘞無不知誦阿彌陀而大士之像並尊則為寺單供則為菴於名山大川處處靡所不有而金陵為六朝建都地自冠達帝之所隆崇而我高皇之所刱廓崇塔精藍甲於宇内而攝山之栖霞獨稱冠蓋割地於明僧紹立碑於江總持所稱金池無底玉樹生風者宛然故也法堂之西北嶺大有隙地而無能承其勝者襄陽比丘真節自京師卓錫兹山以福德為一衆所皈依凡聚徒三千餘指講經三十餘度皆力任其供檀施欝積不以資

三衣一鉢慨然發希有想曰我圓通大士其無意此地乎哉會故殷少宗伯邁自瑯琊致吳道子所圖真儀而今陸太宰光祖鑄赤金像俱以命節師師乃悉出所貯檀施庀材為精舍以供之有殿有堂有閣有門有廡有齋廚莞庫之屬又嘗開講至法華多寶佛塔品則寶塔光相儼然見空中於是復憑一衆力建多寶塔而慈聖皇太后詒中貴人張本等周行名山至此得未嘗有出尚方金縷袈裟以壯其事塔不虛資矣其塔與精舍成皆

乞左司馬汪公道昆為之記銘而復搆三楹於後以擬汪公之結夏汪公者故嘗建襄陽節者也亡何大士所寓之殿不戒於火而像與真儀俱燬無恙節公乃歎曰玆非大士之靈祐也耶方謀復之而巨商某某俱感異夢載其材甓與貲來與節公之所規畫合不彌歲而殿成緇素之徒來過者唯舉手加額訝其宏麗逾於昔而已而不能究所自節公乃乞言於居士欲以志其靈感以鎮山門居士則謂如如之體如紫金山毫髮不動常

寂而應常應而寂此不惟大士為然導攝兩聖俱如之靈耶不靈耶為不靈而無不靈耶吾不得而測也節公亦不能測也若圓通之旨左司馬已詳之居士可無贅已

太倉州濬七浦楊林二塘記

大江以南皆號為澤國五湖之所匯浸而太倉之州與嘉定之邑最為其門戶水則瀉湖以之海旱則資海以通潤然其地頗高阜其水不虞溢而虞涸而其害亦不

在水而在旱太倉之幹河三劉家港其最大者自海口而抵崑山可百里浸潤而流迅不受淤無所事濬其次曰七浦廣殺其十之八倚得十之六又其次曰楊林廣得七浦之半倚如之所灌溉田為頃以數千計然其浸稍阨而流緩潮所往返淤泥從之僅十年而一濬後之濬者以苟且報成事而已而工直之資大吏多侵漁其間農不得食計不暇為久遠掘土三尺不至岸而委之其傍岸日侵水益阨潮挾淤泥以來兩涯之土即蘇蘇

落蓋不三年而輒當濬一綫之水不能入支河以供桔槔何論舟楫日者天子采臺臣言發留都帑大興水利而以故太僕河隄使者許公持按察節來董之許公迺首治嘉定之吳淞江甫竣而即馳吾州謂州大夫韓侯才而悉屬以七浦楊林之役侯乃大集三老吏民顜求夙之所以失身親行河浹旬不歸示之以恩信曰食不汝枵扶不汝假以人計工以日計人夙而興晦而息入鍤必深遷土必遠犯者雖貴勢亡貸以復於許公是之

公時駐節吾州為時時行役所分别勤惰鼓以賞罰葢功起二月之朔至四月之朔僅六十日而二河皆告成侯又采三老吏民議從堨於海口於潮汐寛然無害以復許公復報可葢河成而傍畝而農者咸欣然自幸其耕耔之得所楫而往來者則快然釋其步擔之勞而又怳然若驟得其所未覩之二河也三老之祭酒有錢天福者倡於衆謂韓侯之覆露吾民甚博其為吾民乳哺甚久吾儕食其德不能有所咏述今幸覩一斑於治水

之績而不求宇下之士能文章者伐之石以示永永吾儕小人哉不食其餘於是趣而赴留都者數十輩咸具狀以請余曰不可子不覩甲令乎且韓侯有禮而謹讓人也其必不若之狥天福曰吾安知甲令即不敢記諛侯宂德第欲使十載之後濬河者籍是以知侯功之所以能永與夙之所以失上可省縣官帑而下可蘇民數歲之力則維子之言是賴余乃曰可請為重濬七浦楊林二塘記侯名策字獻之真定之南宮人萬歷之丙戌

進士許公名應逵其荒度徧江南當必有紀之者

太倉州學正常先生去思碑記

萬歷癸未春常先生以乙榜之第一人來領吾太倉州之學事居三載為丙戌先生入應公車徵諸生謁余叙以送先生試而不利倒再還所居官其又明年先生以聘司貴陽試得士若干人往返萬四千里復當應公車徵而歲且除矣諸生乃復走使數輩謁余叙以送曰先生第矣即不第當亦遷是必終有以寵靈我先生余謝

曰以叙先生賢則曩者俛得十之八以祝先生第及遷曩序故及之兹復何贅而會先生用貴陽萬里勞委頓逆旅中不及試於是先生滿考者再積薦剡至九吏部賢重之不敢煩以郡邑之職而遷國子博士博士清華据六館首亞於丞而至臺諫之選丞不得而博士能得之諸生大懽悦曰先生果遷幸甚雖然我曹則不天遂遠先生何以復奉大雅之誨乃相率伐石樹碑於學宫而復走使謁余曰幸有以慰吾曹去後之思余乃許之

紀使書丹於石而刻之先生脩幹長顴目炯炯如曙星氣爽而神暢始叩余弇中固已心異之及與談析經術揚扢秋文縱辨經濟世務若懸河而中井然不紊也則欣然定交矣屬博士弟子有六人者以酒食過得閭里誘甚重或謂且無聞之臺臺當坐師長先生曰吾師長也而將焉避之或曰毋為弟子解解亦坐師長先生曰吾為弟子諱則非嚴不為弟子辨則非慈且吾辨也不為解也於是實其首禍者二而辨其四臺果以先生能

早發見嘉其所辨者雖不遽釋然猶白見其宽端而先生之牘獨號持平至今諸博士弟子執贄而謁先生者先生不問贄而問所業其賢則進之津津不啻口出未善則誨之亦若自口出而欲掩之也膏油之費貧不能給者為代給之即不幸病喪及妻子之累費不能具者亦為代具之禄不足則佐以家帑帑又不足則鬻私田以繼盖六年之中而先生之産大挫置弗問也有宽抑者困繁役者及宅調發而非衿裾分者勒毋令之州而

為之代理州大夫前後尊重先生亡弗聽於是州之庭幾無諸弟子跡矣先生於經術外往往重名節敦行誼所推轂賢長者有味乎其言即非弟子而薦紳之士大夫三老祭酒亡不納刺願交先生有所報謝或具酒炙以俟者先生必為之引滿盡歡浹日無間人人自喜為得先生意先生亦無所町畦然而欲以非義鈎先生不能進也自古師之道得胡瑗孫明復而尊得陽司業城而親先生稍為具體所少遜者胡孫之經術與陽公之

獨行耳而材氣寔過之宜乎諸弟子之思慕稱栩公而不能忘也弟子凡數百人而淄憍其其為稱首余既紀而告之曰博士之去思有碑自常先生始先生名文烇字其其别號曰仰坡浙之秀水人

萬玉山房記

司先生顏其讀書之舍曰萬玉山房而屬世貞為之記夫萬玉者萬竹也竹何以稱玉也曰君子比德於玉已而比玉於竹今夫玉中實竹中虛竹磊砢而多節玉渾

淪而已胡以比也然玉温潤而澤縝密以栗竹之質同也玉有禮地之珪曰琅玕之青碧竹之色同也叩之清越以長竹之音同也音之在樂有八而各居其一又同也玉稱君子竹亦稱君子又同也胡弗比也始司先生之問舍於江陵也謀所樹客或進曰公不聞之腐史江陵千樹橘乎哉苞可噉也市之入與千戶侯等先生咲曰不爾吾且樹竹客曰渭濵之千畝入與江陵等歟先生曰非是之謂也吾生平慕君子之佩玉而居貧不可

致則有竹在令斥傍舍之隙悉移竹而加培溉焉既成臨風而聽之琮琮琤琤與天合籟悠然若韶頀之停耳過雨而撫之青葱峭蒨與天並色濯濯若璆琳之寓目暑而就之驕陽翔舞而不敢下枕流而翫之蔚藍之光下上相接吾安知夫竹乎玉乎吾適吾宇而神吾境暢吾五官濯吾心腑而已且去吾舍數百千武則悍王之宮也其橫行若埽矣又去之則大相之府也其熱可炙手矣又去之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其市囂

若蜩螗矣然竟不能越吾所謂萬玉者而闌入吾之山房交於吾之視聽而蕩吾志吾豈以渭濵千畝為千戶侯計哉不然吾何不因池之宜而樹之橘也然司先生居無民以見推擇天官數遷選部郎至容臺卿於是不得長有兹舍而命工貌其凡恒挾以自隨諸通人名士皆為詩歌詠之而今宗伯徐公子言序之司先生意猶未已以書屬世貞俾為記世貞治弇中有竹萬箇然不能守舍而去之金陵安能為先生記雖然使余能如司

先生貌之而又咏歌之序之其亦可以無係於舍己或曰子之言甚得司先生意其比竹於玉甚辨不然楚之玉也不且以為周之璞也耶余咲不答

寶笏堂記

李故名系若太白所謂枝條布中州者至宋思陵時而有李編修公扈駕南渡居吾吳郡之葑溪作樓曰望鄉以寓其黍離之感有所持象笏子孫能世守之葑溪之李支別於崑山之真義始冒魏姓而故少宗伯恭簡公

以道誼政術顯重於朝至其嗣人復為李而編修公之笏偶失之流落於一道士館恭簡公之從弟光禄公有子曰鄉進士温甫振奇人也購而得之寶藏於家時天子有特祠以祀恭簡公春秋肸蠁則出笏而列之若周家之赤刀天球以示後人温甫歿而授其介子太學大昌乃曰是先世之所以對越人主者焉敢褻也匣而奉之堂之楣且名其堂曰寶笏而屬世貞為之記按笏者忽也人臣有所奏揚書之於板以備忽忘者也東晉之

後別名曰手板手板間施之上官稍輕而笏則益重唐之季世天子欲求文皇之手蹟於李衛公之後人乃上所賜璽書併上其古象笏天子為之賜金帛而歸其笏魏文貞公之後人曰謩者為補闕時上文貞公所持象笏宰相鄭覃曰在德不在笏天子曰不然此亦甘棠之誼也摩娑久之嗟乎以賢臣之一笏踰二百年而天子猶然知重何況親為其子孫者又當何如也則温甫之寶之而太學之加崇之宜也雖然竊以為風唐帝甘棠

之旨則宜寶崇之而勿失味鄭相在德之戒則宜思所以奉是笏者端己正色而立於朝不以倒執而以徂擊固不特一器物之微而已太學易之哉記成有難者曰宋翰林不設編修密院迺有編修編修八品官耳法不當象簡故槐簡也夫編修公之所藏焉知其非先人之笏耶又焉知衛公之笏不尚在而編修公非其後人也耶温甫為余婦再從父太學能文辭有世誼故不辭而記之

陳户部潯陽榷稅去思記

戚黨中有張西銘者官南康幕而佐榷稅於潯陽以賈客長年之羣感叙司農郎陳君之徳政而問記於王子王子曰關征非古也其七雄之貪心乎譏而不征古之道也七雄之世關梁咫尺而外皆敵壘而賈客闌入其間勢不得不嚴其譏既譏而得其賄物之狀而欲心生以國家之日尋於干戈也農入且不給何為乎獨商之卹至漢而用益侈農益以不給而商益以富於是益峻

征之而商之入幾與農埒若關征其一也高皇帝以恭儉享天下稍衷其平故於關不能無征而能無苛征二百年間賈客長年安其出以為固然而司征者顧不能畫一其法大較寛則利商而病國刻則利國而病商而稍以己與之則國與商俱病而私槖巍然矣於是謗譏集而簡書隨之卒以俱敗即不以己與之而鮮有衷其平者亦不獲無偏勝以張生所稱陳君其下車不問利而問弊弊之所急則先蕩除之首戢其下毋得挾使者

威而輕為呴喝搖撼吏胥無所染指賈客長年之來謁諄諄命之毋匿舟尋尺以希減稅夫求減而得全沒非若利也若無所匿而吏胥故聊蕭之吾必以罪歸吏胥君所示期無論雨雪寒暑皆躬為之啟閉關之上下無滯宿者猝有風濤之警君所散布侯人已慰安之矣夫君豈直不以己與之不與其贏而與其困若以故賈客長年依之若父母而吏胥畏之若神明善乎張生之言始而不能欺既而不敢欺又既而不忍欺蓋實錄也君

少年以春秋魁其鄉聯第進士甫離詩書之業而於錢穀瑣屑出納有老吏所不能如者其就何可量耶今夫守令以牧民稱者也一失其民之心則報之若仇讐闒征一事耳孟氏之所謂矢人也一得其心則謳謡咏歌之不忘然則可不自思所勉哉余既嘉陳君之廉能與張生之意而記之且以風夫嗣為闗者君名嗚華字孟起福建晉江人

揚州文峯塔記

有介冑之士曰楊天祥者嘗游江南北大帥軍中其拳勇超出輩流遠甚而恂恂若不能言者至於負節槩信然諾則儒生所不及也余以唐叔達故知之既乃得其本末則少嘗為僧少林寺從師披剃命名曰鎮存托鉢維揚至南關之外福國菴結夏有感於阿育王事發希有想擬刱寶塔今大中丞郘公時以御史按其地聞而嘉之給帖化募維揚故多商估客覩天祥曲踊距躍伎擊劍舞之狀若猿猱鬼神而駭焉爭出其訾以佐木石

甎甓之費可三萬金不三載而塔成御史榜之曰文峯塔蓋取於堪輿家言為一方科甲助也天祥後忽蓄髮仍故姓名有妻子然猶不能忘情於茲塔而再拜乞余記之余居恒慨諸郡縣吾夫子十畝之宫往往剥落旁風上雨有司相顧束手而筴無所出計其費不過千金或半之耳然不能從四民募一鐶石粟其人過之漫然而不小置念豈因果之説勝而名教之用屈耶天祥既用其説以一念而成此勝果不宜旋舍而從俗既已從

俗必其心之悔之不宜復以此塔求余記也茍以余記成其名則所謂不住色而行布施者又何說耶天祥於是乎兩墮矣夫是塔之費三萬金可以三十吾學宮然而未有能損一鍰石粟及塔成而借堪輿家言以為科甲助然則為吾儒者亦兩墮也余不能辨第以語天祥異日懺宿憯而禮誦於兹塔之下其去西方尚當不遠也哉塔既成其簷角寶瓶朱鈴則今住持僧任之僧名亦鎮存固不偶也

疏白蓮沼築芳素軒記

余弇園第七記所謂出惜别門土山蛇紆而壯其右大有隙地者北垣為參同室之外屏鑿方沼種白蓮然延袤不能二丈許於游境無所當又時苦旱涸丙戌冬乃募工更疏之至四丈許又深之取其土為土山於沼之南高與東山埒多種玉螺緑萼深淺紅梅緋桃木芙蓉之屬雜以垂柳東西稱是山之後隙地畝許皆令種竹逕設石榻一二沼左為曲溝通天鏡潭資其水以為

洺浸洺之北築精舍三楹因衆同室之垣以壁埿而素之中三堵乞張復元春圖白蓮社傍壁則陶徵士歸去來辭白少傅池上篇前不設窓牖下緣高檻湘簾依之榜其楣曰芳素軒芳言氣素言色皆自白蓮取也軒之右一室小而潔可以坐臥榜之曰曲肱左為短廊竇而入衡屋二楹桄天鏡潭水一曲昔蓋為涸聚之所今亦縈矣上楹貯素案二度二吾前後所成文章及纂述諸書在焉案頭筆硯紙墨各受職有周易毛詩語孟老子

莊列黄庭太玄維摩圓覺楞嚴諸經檀弓左氏司馬二史古詩紀數書秩秩得所下榏則虛白湛然一榻而已總為榜之曰歸藏取易語也余自謝郎楚節歸即居弇中然往往為游客所窘入曇陽觀奉香火者六載餘其室居湫淺冬寒而夏炎晨則狎貴客之跡而暮則狎童稚之喧漸老漸不可耐於是避之鄉居頗閒寂而稍曠環堵百穿有户無牡時時為盜懵三月而後客復隨迫家餉鮮繼於是復治弇然小出則觸客小避則面墻竟

不得喧寂宜而今而後息交之門可杜矣可以無出矣余嘗以夜止宿爾雅樓之耳室終夕無犬吠警晨起禮佛同捧經咒畢則啓東戶入歸藏或臥或起或寘心阿唯越或弄筆大小言少厭則啓西竇出茲軒倚欄而坐山水花木皆目睫間物蓮之葉始而錢終而盖其葩之自綠而碧而純白香之忽清忽釅度亟歲中吾得其四之一亦不不為膴矣剝啄之響斂而杖履之踪逖游不觸客處不面墻非斯治斯軒之適而誰適或曰予治而植

白蓮壁而得遠公社何以不西方之思而俚以芳素榜予軒也予笑而不荅嗟乎予偶以寄余適耳西方白蓮耶白蓮西方耶遠公既誤予安可再誤乃記之附於八篇之後

振始堂記

陽羡之甲族毋逾吳者吳之先有味菜公以經術顯名嘗築室東溪之上讀書而樂之署曰滄浜味菜公以貢至都下會其從子文肅公在翰林公咲曰吾老矣安能

與兒子輩衡進遂歸而公有子武城令是曰滄溪公因滄浜之舊而稍飭之滄溪公卒滄浜之業屬其仲子駕而仲子跅弛不問産遂落他人手駕之兄詹簿君每過之輒扼腕歎曰余王父及余考之履跡不淺矣而據之者乃其子甲苟不復異日何以見地下悉槖而贖之因故址崇堂其上宏麗踰於曩時周山人公瑕大書扁之曰振始傍啟益拓治圃其左有堂倣振始而小扁之曰葆真堂後鑿池種紅白茄累石為山竹樹雜映與魚鳥

共之別構一樓曰孳秀以承銅官山之勝烟巒出没百態樓之前砌石臺臺之下有池與東溪通凭欄而坐則風帆沙鳥歴歴在目詹簿君間從客觴咏其中甚樂也已而歎曰公暇之所以名堂固有指也具其事屬世貞俾專為堂記世貞昔宦游燕中燕中之公卿戚畹甲第名國崇甍累棟金碧璀璨借空奪目者不可以指數然不轉眄而宅屬所謂朝長平而暮冠軍者欲追踪其故主而不可得嗟乎其始豈不艱締構也而為之子若孫

者多委痼昏蠱當其未衰已夢醉於綺靡之塲而不覺及其既衰則摧颯於徙廢之箸而靡悟毋論即其地求其主而不可得即得其主問其地而亦不能輒捐目也此其人何可論振今夫滄浜者吳下一别業耳其丘壑之勝味菜公父子擅之幾五十年已非有長安奕棋之歎而詹簿君慨然能復之於既失又能大新其故以光昭先王父與厥考之業以慰其思於九原公瑕之所以名振始者豈誣也哉余故不辭而記之使刻之石以示

君之子孫曰堂之中乙帳其左右丙舍池島卉樹曰某某先味菜公之所手創也某某詹簿君之所手拓也取銅官之山以為表世世稱吳氏物不亦快哉君名馭别號少溪嘗以才為肅皇帝侍從臣乞身於壯年歸而為德於鄉者非一云

蕭氏寶綸樓記

周雖以文勝而天王之所以褒嘉其臣者其辭命自晉仇齊環之外無聞焉漢東京而後迄於魏晉乃始有詔

冊之屬然亦王公將相已爾唐宋以還其冊拜臣下大
而麻小而告身以至一命之士靡所不沾被然一切施
之拜官則太濫而不行之考最則無勸明興易世而後
始能折衷之於典備而覈矣嘉靖中宰相有修大華衮
之錫者為樓以奉藏之請於上得賜名曰寶綸曰寶翰
曰寶澤曰珍謨曰寶謨蓋不一而足於是人主之恩益
尊而人臣之願廣若邇者尚書刑部郎蕭子元岡之以
東安令最考也其敕命七品而已爾其所得父母及身

與妻二通而已爾顧卜居於嶺北有樓五楹甫落成而天子之璽書下遂奉而藏之署其額曰寶綸學士大夫爭為咏歌以稱之蕭子乃謁世貞於縉雲氏問記焉世貞語之曰是額也世廟之所以狥請於永嘉相者也曰不知也夫天子之欲報其臣其輕重殊為綸一也人臣而欲榮天子之施以示其後其大小殊為寶一也且夫自九列以上茍能積至三載未有不拜賜者也天下之為邑令者千二百餘其能積至三載者十不能一也三

載而能以最拜賜者二十不能一也其今乃幸得之夫
豈敢蔑忘天子之貺而自棄於小抑其之始未有居也
嘗感異夢而得玆地固先世之所遺而後人之所未暇
經畫者誅茅而沃土見斬棘而佳木列一登兹樓而四
顧襟嚴巖帶淇塘背武姥夾澄江凡金華玉華武溪鹿
溪之勝皆爭出以媚吾樓其何敢當之將有天子之貺
在唯公之一言是責世貞乃復謂之曰吾聞子之先有
宮師公者其所拜璽書當不啻他相豈其奉藏之不知

將無乃不勝其樸而末之有記也子可謂能尊君者矣能繼志者矣記而且歌之曰旦而霞兮夕而虹昭回兮子之宮龍函啓兮光爛爛中有宸章兮貫霄漢夕復夕兮旦復旦縉雲氏者移領邦禁矣而且歸今稱白雲氏云

重修法華菴記

出太倉城東北為岡身路古捍海塘阯也自岡身而北三十餘里為淦松岡居民數百家聚焉為淦松鎮鎮之

中有法華菴唐之龍朔二年開士所創建也毋論蓮華法界彌綸大千即多寶塔亦可上割半空四掩由旬而以一蘭若承之蓋亦芥子之納須彌文室之容方廣云爾是以法力所攝歷千餘年雖棟宇間新而寳額如故屬明嘉靖之辛夘有詔毀天下淫祠株及菴院之私剏者塗松異見婆羅門陸姓居鄰其傍竊謀據之謂可以別置廛室罝網利源而顧姓婆羅門亦與之同欲而生妬搆訟於臺寺僧文英乃走京師疏白其狀下之臺臺

下常熟以邑志證之玆菴得不毁而陸顧俱抵罪六十年之間菴之丙舍為楹者尚七而二姓之廬瀦矣其蹤跡問之田叟牧豎而不能荅菴之僧天寧奮然有志興復與其徒紹元法隆福慶性禪輩盡縮三衣中食之資以庀木石甓墍而鄉進士曹君巽學大損槖以佐之為經堂五楹翼以兩廂而州判官楊某者以治水憩焉憫其弗廓給帖付天寧輩化募楊某去而天寧輩之募益專遂有佛殿五楹中塑大雄氏像晨鐘夕燈香火嚴飭

兹菴遂巍然稱叢林矣天寧乃走金陵謁侍御蘇君以居士邵弁之狀來請記余嘗謂古之士大夫若王東亭周顗明僧紹之屬未嘗有福田利益之覬而慨然捨其所居以公之釋氏之宮彼蓋深見夫幻跡之易淪而佛力之宏遠也彼其牟侵而無已所得幾何而展轉墮落其若亦當無已且也縱文英不能抗而歸之二氏將併二氏之廬而盡廢之一旦有任其興復者法華之阯尚可尋而二氏之跡安在也若曹氏可謂聞王周之風而

興者已故不憚為詳書之以告塗松之人

州大夫南宫韓侯去思碑記

大夫南宫韓侯之去吾州也葢以母喪云薦紳先生及衿裾之士相與泣而送於郊吏民城居者暨鄉之賦長胥役相與哭而送於河之滸老稚婦女有追而及者有弗及者則又相與咨嗟歎息以侯之不可復得為恨而中間感侯之深服侯之真者其送或抵郡或抵滸墅或抵梁溪晉陵咸望侯舟之檣與飛鳥並泯而後踟蹰以

返耆老陳光裕錢天福吳珍等凡四十曹復相與追述侯之德政曰吾失吾父母矣誰與生養拊循我乃醵金伐石謀勒記以伸去後之思而請於兵使者雩都李公署州事郡同守嘉興沈君俱報可乃北走金陵謁世貞而問記當是時州之薦紳若觀察使季公德甫尚書淩公雲翼鄉進士太學博士弟子合二百餘曹聞之咸曰韓侯之澤深矣寧以吾黨之與聞詩書幸習事君子而彼啞啞之不若於是爭以謂世貞侯宇下人也而知侯

最先當侯之自選人而得吾州也羣為侯憂之以賦重而訟繁矛戟之鋒與鋤耰錯處耳輕聽喙輕發前守丞以下無得脫者侯意獨不然曰傳不云乎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下車延接官師吏民虛心諮問吐無不茹響無不應謁者出舉手賀曰吾有君矣侯乃首飭曹吏牘有緩急諸應急而誤者扶毋宥以緩先嘗我者扶毋宥次飭胥隸曰吾不輕以若下鄉下鄉非奉命者扶毋宥即奉命而恫喝人緡錢者雖至少扶毋宥乃定催徵之限

以寬之曰及限而輸者數小不足亦汝宥乃飭司櫃者曰受輸必衡及衡而加重者罪弗宥乃飭訟者曰吾為汝析之以付三老更詳之吏辟等者息吏辟異而小者辟則抶之抶不過十不汝獄也乃飭主文者曰若毋専城旦家言吾不從深文也舞則罪不汝宥乃飭諸應役者曰役等以田田等以貲輕者輔重者必不竭若力於是賦役平矣訟衰息矣而會天之不弔明年大水侯晝夜行視水所撫慰宛切白之臺察監司以蠲賑

為請涕泣而絜得報可中產以上稍稍蘇然亦自感侯之卹不忍流徙而至明年旱諸州邑皆議賑及粥諸餓者獨侯精心為之民得以寛殍死又明年大旱侯上書請蠲賑如前於是一切罷催科之令人或謂侯不虞大司農較賦殿最耶侯曰吾安忍以一身最而易我赤子蓋侯在事三歳餘與水旱相首尾其精神流通於蔀屋之内心力悉竭而無所愛小暇則躬至學宫為諸生教授擇其稍儁異者都肄其文躬與評隲出酒炙以勞

之月至再不倦謂諸生有不得已事以白若師長白之不縠毋使公廷溷若跡也士大夫以居間至者和色而納之不逆不徇徇者無所恩逆者無所怨故自吾一州之人亡慮數十萬計或有小不滿於侯者吏胥耳然小反之而知所以不絓三尺者孰非侯之教也嗟乎詩之所稱咏歌先王之德不過親賢樂利而已而能使其君子小人歷世而不能忘夫余之所述乎韓侯者至淺瑣也其清節皦行貞心大度未能一數也然而所謂親賢

樂利以成不可忘之思實在是我則何敢蔽之諸君子曰善於是耆老復進曰日侯之初至偶有逸獄者十輩故事滿十輩者守當宅調蓋吏民旦暮惶恐散騎士追捕田父亦操耒而從之老稚則纍纍詛於神不浹日而十輩盡獲久之侯父太公感熱疾須梨柹以不時得則爭走數百里購得之以薦老稚復累累詛於神祠不浹日而太公之熱解夫是以得安侯於三載今者太夫人之疾我曹未嘗懈於祠禜也而不應者何也豈太夫人

之數盡而不可挽耶抑我曹之福亦盡而不以侯畀我也屈指立州以來九十有七年矣凡更四十餘守而始得侯今者又奪之公其謂何世貞謂耆老毋憂侯之不來今天子數下詔以考功法大計吏治侯之聲稱於考功法著矣異日服除為吾吳守為吾吳飭兵使者即不倖且有守下之覬而况諸耆老吾姑記之且姑相與強飯以俟侯名策萬歷十四年以進士高第除

弇州續稿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六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庭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肯勵

弇州續稿卷六十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紀

金母紀

我師曇陽子之謁金母而歸也謂不佞貞與元馭盍治一室而奉我觀世音大士以母配乎請母號則手書一

赫號曰西池元始玄真女真教主太陰金母於是不佞貞退而徧考道藏及他稗官黄衣所志删其複而竊紀之母一曰九靈太妙龜山金母又曰太虛九光龜臺金母總其凡曰金母又曰西王母在昔一氣浮黎混沌未剖而有元始天王其治玉清聖境已而有靈寶太上大道君治上清真境已而有我母鍾太陰之精居西華至尊位凡三界之繇女德造仙真者皆隸焉或云有木公者宰蒼靈之墟以發陽和氣理震方蓋與母稱東西帝

云世之仙者凡九品一九天真王二三天真皇三太上真人四飛天真人五靈仙六真人七靈人八飛仙九仙人當其成也所謁先木公而後金母受事訖乃得朝元始靈寳與玉帝玉帝者釋家所稱天帝釋也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歌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唯留侯聽而識之乃前拜曰此東王之使玉童也或曰靈寳君弟子其事渺忽不易言也母所都龜山有崑

崙玄圃閬風三苑下皆積水環之與雲氣映瑩若積瑤故曰瑤池洪波萬尋弱不任毛故又曰弱水非飈軿雲騶不可馭而到也金城千里玉樓造空璚華之闕光碧之堂青琳之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下瀕軒砌白環為枝丹剛成林天籟自音與八會諧和鳴鏗鏘母年算無始童玄茫然而貌恒若三十許天姿掩靄光彩絶世左右侍從皆玉女靈真不可勝記大抵其都視中夏為極西在崑崙則東南故爾雅曰西王母日下又

山海經云王母髼髮戴勝虎齒善嘯盖母之使金方白虎神也公孫氏其始曰黄帝命風后力牧徵師之討亂者蚩尤蚩尤為五里霧又多縱虎豹焉帝不勝退而清齋於王屋山之天壇以請命母乃將元始命髮鬅見之使者被玄狐裘授帝符曰太乙在前得之者戰必克符廣三寸長尺咫青玉為廓丹血填之帝拜稽首佩符則復有人首鳥身者曰吾九天玄女也阿母受汝以三宫五意陰陽之畧太乙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靈寶五符五

勝之文帝復拜稽首受習之以翦祛蚩尤於涿鹿天下大定久之母復使西方之神乘白虎而授帝輿地圖若曰與女期以孤竹之野而見我帝即齋戒如期往仰盼天表千乘萬騎閃倏而至其扈者多御龍虎乘鸞鶴從七寶幢綺蓋驪珠之節傅以流蘇坐斑龍車憑如意九曲几既下謂帝曰天下定矣久即戎事無欿苦乎帝再拜謝乃為帝設酒諸花果樽斝大小異狀不可辨𠻳帝紫芝之數頭九咽為爽已命仙女宋妙英歌萬年長生曲

竟則衝天去後三歲仲秋朔白虎之神復集曰其以月
之望嗣見我於大隗帝復齋戒幸洛師自白坡涉如期
而上王屋之壇青鳥來語曰阿母降矣俄而母降其服
御具如孤竹語小欵乃謂帝若曰飲啄不止身不輕思
慮不止神不清聲色不止心不寧湛然方寸無所營營
乃可長生帝欲為母從者設食母笑曰吾衆豈待若而
後免饑渴也顧左右錫帝瑤霞漿赤精果而别黄帝自
是日夜修其業鼎成而馭黄龍以昇天為懸圃真人後

代享之據五帝之中尊位則母教也去黄帝之後四百五十餘年舜有虞氏化成母使授以白玉環復授之地圖俾分九州為十二州已又授白玉琯俾吹之以來鳳皇舜南廵陟於蒼梧之野而為上帝司徒主九疑山則又母教也其又千有一百五十餘年而周穆王駕八駿以西至於茂苑之山右執白圭玄璧以見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絲組三百純母受之明日宴於瑤池之上母為穆王謡曰白雲在天山隊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

無死尚能復來穆王和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王畢飲遂驅升於弇山乃紀行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既别舍於曠原東歸而歌黄竹曰余一人則淫不皇萬民用是享國百年乃陟登於仙籍則又母教也其又八百二十餘年而為漢元封元年武帝既好神仙之事祀嵩山築宮而返夏四月戊辰夜見一青衣美女子恠而詰之女曰我墉宮玉女王子登也為阿母使從崑崙來

母將以七月七日賓汝俄忽不見帝以質侍臣東方朔對曰是西王母之紫蘭室玉女也母必以其日來矣帝乃期齋祓斷中外童奏諸宮掖掃除荒穢設靈真之席於中殿衣地以錦燔百和香然九光燈屏息以竢乙夜所白雲輪囷起西南挾簫鼓聲而近雲綃虹旌繚戾紛繞靈官羽流充斥墀陛母戴太真晨纓冠履玄璚鳳文舄衣黃錦袷襡文采射目腰靈飛大綬寶劒雙頭頭上作大華結挾二真而闕上帝拜跪起居畢母命帝曰坐

坐母側母為設天厨饌芬吉姜豼芬若塡標漿酒殊絶帝所張設異域諸味不敢以薦也顧侍者索七桃大若鷄卵形色青以四食帝帝鹽其味甘食輒錄核母問何也帝曰擬種之上林后曰此桃三千年僅一實耳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如何帝乃止后復顧侍者名諸真入於是王子登彈八琅璈董雙成吹雲和笙石公子擊昆庭鍾許飛瓊鼓震靈簧阮靈華拊五靈石范成君擊洞庭磬段安香振九天鈞安法嬰歌玄靈曲和之其詞曰大

象雖寥廓我把天地戶披雲沈靈輿倏忽適下土空洞成玄音至靈不容治太真噓中唱始知風塵苦順神三田中納精六闕下遂成萬龍椿馳騁盼九野又曰玄圃遏北臺五城煥嵳峩啓彼無涯津汎此織女河仰上升絳庭下遊月窟阿顧眄八落外指招九雲遐忽已不覺勞豈悟少與多撫璈命衆女詠發感中和妙暢自然樂為此玄雲歌韶盡至韻存真音辭無邪少間帝乃前叩頭引𠐊摧謝祈請至道母閔而撫之曰聞之元始天王

求長生者取諸身但堅守三一保兩旅族金鋏夾草廣山黄木昌城玉蔬夜山火玉鳳林鳴酢西瑶瓊酒中華紫蜜北陵緑阜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月精萬壽碧海琅菜蓬萊文醜濁河七祭動山高柳玄都綺華雲山朱蜜夜河天骨昆吾漆脈空洞靈瓜四劫一實宜陵麟膽炎山夜日扶桑丹椹長河文藻素虬童子九色鳳腦太真虹芝天漢巨草南宫火碧西鄉扶老有得食之後天而老太上所服非中仙保其次藥有八光太和

斑龍黑胎文虎白沫出于西丘七玄飛節九孔連珠雲
漿玉酒玄圃瓊腴鍾山白膠王屋青敷閬風石髓黑河
珊瑚蒙山鳳腑靈丘鸞血東英米菜九節交結太微嘉
禾瓊華腦實流淵鯨眼赤河絳璧太玄之酪握二儀脈
雲漬蘂艾昆丘神雀廣夜芝草流淵青狄真陵雷精玄
都平蓋左食神元右飲玄瀨蘭圃金精圓丘紫柰白水
靈蛤八陔赤雞萬載一生流光九隊有得食之後天而
逝天帝之服下仙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紅英

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黄東贏白香炎洲飛生八石十芝威僖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髙丘餘糧精石瓊田太虚還丹盛次金蘭長光緑草雲童飛干子得服之白日昇天飛仙所服地仙所見其下藥有松柏之膏山薑沈精菊草澤瀉枸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黄菁雲飛赤版桃膠朱英椒麻續斷萎甤黄連草類繁多名有數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身生光澤還髮童顔役使羣鬼得為地仙要且録此有階漸尋遠勝也是

以天官遠妙靈藥別靈無奇挺真仙有域今不可謂呼吸六炁安在一身漼溉三宮近出阿庭淺薄其術棄而不為也夫呼吸御精保明神炁是以精不脫則永久炁長存則不死既得其和其壽不已又復不用藥物之煩費營索之劬勞者也百姓日用故上品謂之自然者但不得遊乎十天飛我八外自得縱身於四域之内亦駐策衆靈焉夫始欲修之先營其炁太上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能易名上仙籍不益

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常謂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炁吞液炁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為之一年易炁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易形則變化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為仙人吐納六炁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挹吞從心所適炁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丹房之中微言所說今敕侍笈玉

女李慶孫書出以相付子善録而循焉毋敕嚴車欲去帝固懇留之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聞曰王九光毋敬謝不相見者四千餘年天事勞我致以愆面漢主好道適見之似了了然形慢神穢腦血淫漏五藏不淳關胃彭勃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瞳子不夷三尸狡亂玄白失時殆非仙才不易語至道吾在人間實為臭濁然時復可游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也俄而郭密

香以夫人侍者偕至報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
河擾以官事遂替顔色寗香至奉信承降尊於漢帝處
登當傾倒先被大帝敕詣玄洲校定天元正爾暫往如
是當還還便束帶須臾少留帝問上元夫人何人也母
曰此真元之母統十萬玉女名籙尊貴神也俄而夫人
至向母拜母止之呼與同坐帝伏謁如禮夫人曰五濁
之人躭湎榮利嗜味淫色常耳若以天子貴當倍之而
能舍而願樂無為者何也母曰有心哉此子夫人復顧

曰女好道勤乎女胎性暴胎性奢胎性淫胎性酷胎性賊暴則氣奔而神攻淫則精漏而𩲸疲奢則真離而靈穢酷則喪仁而服亂賊則心鬬而外絶女能捨女五悪反諸柔善察下矜怨恵窮施勞存孤濟厄孜孜行之於是閉爾淫養爾神祛至奢歸至嗇勤齋戒薄滋味滌晃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而降蟪蛄窟妙唱玄發子厲之哉帝再拜謝母撫其背曰女希長生則夫人真女師耳帝

睨母巾笈中小卷子盛以紫錦囊因問何靈真玉文也不審可容肉眸與覩否母出而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三天太上所出秘禁極重豈得侑女穢質耶女所可希者靈光生經耳帝叩頭勤請不已母乃曰昔上皇之紀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立天柱條地維安水神乎極陰之源栖大帝於㙛桑之墟方丈為理命之室滄浪養九老之堂中植五嶽以擬鎮輔因山源之規矩盤曲迴轉周旋委蛇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出為靈真之信佩

如傳章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迎以女有心令輒相與慎之哉上元夫人嗣戒帝曰阿母發紫臺瓊笈八會之文以賜女女雖得之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遁虛玉女之籙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丙丁八火九赤班文之符六辛入金致黄水月華之法六己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决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曲素之訣長

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闕
此十二事者何以朝地祇集山靈攝萬鬼箠使蛟龍虎
豹乎帝遂請之上元夫人不得叩頭流血母復為帝請
之復不得至作色曰夫人何意泄之而復秘之耶當別
敕三官司直推夫人夫人意殊不懌已而命侍女紀離
容至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
十二事來授帝也尋紀離容至致青真小童訊云弟子
阿昌欲受教承阿母相邀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精遹

復下降於臭濁中也離容所云尊欲得金書秘文十二事輙封一通付上徹雖有心者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屍乎阿昌近在帝處見言徹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絶域興師旅族有功峻法箕斂縱横白骨驛播黔首淫泆自恣囂言互聞怨氣上騰必不得度世也真尊見敕不敢違耳母咲曰言此子者誠多帝亦不必推也此子念道累年齋禱名山校計功過殆以相掩但自今以去勤奉夫人言滌前累耳夫人乃立而

致辭以授帝辭多不載帝既受十二事如前語母復戒曰此皆太靈羣文三天太上或天皇三真或九天父母真人赤童所撰著藏於紫陵之臺約以北羅之素印以太常之璽畓其人而後授之學道者四十年而授得道者四百年而授得仙者四千年而授得真者四萬年而授昇太上者四十萬年而授授非其人是謂泄天道可授不授是謂閉天寶授不以限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謂慢天藻斯四者皆罪也復命侍女宋靈賓更作一

圖與帝盛以雲錦囊具如向巾器中者立以付帝祝曰天高地畢五嶽鎮形元津激炁滄澤玄精天迴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節信由玆通靈泄墜滅腐寶歸長生帝拜稽首母復曰受符者宜別祭五嶽諸仙真靈潔齋而佩之今亦以六甲雜事須用節度相與可明案之也若汝遂剋明正身反惡修善後三年七月更來告汝要道也尋有窺於窻者帝驚問何人也母曰女侍郎東方朔吾鄰家小兒也性滑稽三偷我桃矣

此兒嘗以太上教助三天司命錄羣仙以放酒惰務謫
近金華九疑仙君為陳請原之矣乃復命酒上元夫人
自彈雲林之璈歌步玄之曲以觴母其辭曰昔涉玄真
道騰步登太霞負笈造天關借問太上家忽過紫微垣
真人列如麻淥景清飈起雲蓋映朱葩蘭宮敞琳闕碧
空啟璚沙丹臺結空構暐暐生光華飛鳳踶甍峙燭龍
倚委蛇玉胎來絳芝九色紛相挐挹景練仙骸萬刼方
童牙誰言壽有終扶桑不為杳母命侍女田四飛答歌

曰晨登太霞空挹此八玉蘭夕入玄元闕采藥掇琅玕濯足匏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挹景雲味之當一餐紫微河濟濟璚輪復朱丹朝發汗漫府暮宿句陳垣去去道不同且各體所安二儀設猶存奚疑億萬春莫與世人說行尸言此難尋與上元夫人聯轅而逝帝惝怳久之迺自撰次其事其所授經符篋以黃金函以白玉軸以珊瑚襲以紫錦貯之柏梁殿齋而後啟之以為恒然不能懲於兵革及土木女謁之累母不復降柏梁災圖

及十二事俱飛去存者僅墨副焉然帝竟以老壽崩崩而能見形御女伎鸞隧中藏物玉箱玉杖於市按仙法亦尸解之中者則猶用母教也當帝時而咸陽之南關有茅君盈者字叔申以景帝之中五年生十八入恒山學道六年見王君於西城又二十年而王君攜之至龜臺朝謁母摶頰而拜陳所得於王君者請正焉母曰女心至矣吾所受於吾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扶桑大帝君有玉佩金璫之道與太極玄真經女欲得之耶金璫者

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內真玉佩者太上之隱玄洞飛之寶章元始摶桑所授太霄二景隱書即玉佩金璫文也又有陰陽二景內真文與本文相隨太上法唯令授諸司命女玉札玄挺錄字刊金黃映內曜素書上清勉之異日上卿司命任也第不聞明堂玄真道亦無由得太清隱書耳於是茅君退而益精思至元帝初元四年而道成赴句曲任又闕年而度其弟西河太守衷執金吾固哀帝元壽二年母率王君及方諸青童君降於茅君

之靖所繡衣使者冷廣子期以天皇火帝之神璽玉册來三天左官御史管脩條以太微帝君之八錦輿紫羽華衣來恊晨大夫石叔門以太上大道君之金虎真符流金鈴來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以金闕後聖君之四節燕胎流明神芝來拜茅君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母與王君設天厨食宴茅君仍授固衷以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經而别其後若清虛小有天王王褒子登正一三天法師張道陵輔漢以泊九聖七

真得受書者皆朝母於崑陵之闕而後領事晉咸和末紫虛元君南嶽夫人魏華存道成而齋於陽洛隱元之臺母偕九微元君金闕後聖君降焉乘八景雲輿與偕之清虛上宮出玉清隱書四卷以授之大合樂饗魏夫人時在坐者上元夫人與紫陽左仙宮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栢真人王子喬凡三十餘真母擊節而歌曰駕我八景輿歘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攝朱兵逍遙玄

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刧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真幹玉暎輝頹精在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上元夫人倚雲璈而和歌竟母及上元夫人清虛王君復偕魏夫人與東南行詣天台霍山道句曲金壇茅君宴三日一夕復轉而西稅于霍山俾夫人即事乃別母有女二十餘其著者曰雲華上宮夫人長女也諱瑤姬領童真主治玉暎臺當帝堯時名禹而誨之

命陵容華出上清寶文授諸神人狂童虞千黄麾大翳庚辰童律俾佐擒無支祈鞏以奠水土南極夫人第四女也諱林字容真一號紫元夫人或曰南極元君主治大丹宫為金闕後聖君上保司命右英夫人者第十三女也諱媚蘭字中林主治蒼浪山復為雲林夫人紫微夫人者第二十女也諱清娥字愈音主治羽野二夫人俱以晉興寧中授東華楊司命道要太真夫人者最小女也有子為三天太上都官司直降主東嶽曹事夫人

依之以閒度馬明生入道王世貞曰自南真出而我金母示跡至於曇陽子蓋千三百年矣不亦寥寥希濶哉始曇陽子道成而謁蘇元君朱真君偶師霰嬭輩於集道宮也寔庚辰之夏五月廿又八日真君撫而命之曰金母而主也謁其時矣為具啟事上通曇陽子具啟事則以六月朔飛使上之以次日早得報命曰弟從朱真朱真所猶吾所也曇陽子意忽忽不自得會日甫昃而有後命約以次日晡時見曇陽子即發食頃而抵集道

宮與真人之仙使偕黎明俟命闕下四周皆積水白雲瀰漪五彩間發不辨天地雕甍碧瓦時出時沒曇陽子怳然自失曰此瑤池也而近迺爾或曰行宮也典謁者入而不得命彷徨久之更一日真君至乃始報許宮殿大小若人間帝者其地無甓砌色正白堅潤可鑑棟柱似竹木亦似玉而殷殷紅紫螺文糺錯可愛曇陽子伏謁如禮母令前曇陽子前乃降色慰勞曰子良若何修而遂證此道耶曇陽起立羣真後覲母所御若一横案

縱可五六尺衡丈許而上又設一小坐繡彩與雲飛相錯莫可辨左右列女真數百人其傍操幡麾羽扇唾壺翣拂者復數百人中或交相賀曰益一佳侶矣亦有舉手賀曇陽子者左班之首曰毛夫人少美然色莊甚其三曰南真魏夫人髮鶴矣而温若元君與真君故同列也金母忽駕起云報謁真君於集道宮羣真從其下體氤彩擁冪之不復見身動而倐忽已達宮所坐定曇陽子復前謁金母乃顧左右啟箱出黄色天衣一襲賜之

衣如綾錦而不見鍼線跡服之則緊束可體日而以禦寒暑也又賜紫磨金鐲二環鏤梵書十餘如印文故稱印鐲云曇陽子拜賜歸以語父學士錫爵甚詳且云質之列仙傳而不合者三母貌固端美然亦似中歲人而傳稱之過麗一也魏夫人老而傳謂成道時返少若處女子者二也竟日一再飲僅天漿而傳謂具行厨百味者三也又云母嘗造觀世音大士禮恭甚大士為起延坐膝語談笑良欵欵母即十地菩薩化也或以為文殊

曇陽子之語云爾或謂母自開闢與元始王晨並毓而胡文殊之化夫文殊者古佛也開闢之先稱之矣或謂母天中天也豈其以欲界故而有女夫女者氣所化也四王天之有天男女蓋倏然而現膝前以緣表父母耳佛書固言之矣或又謂男真隸木公今胡以不稱木公金母司女籍其不女籍者若軒轅周穆而下棼如也嗟嗟是胡可思議哉世貞又曰始余讀漢武魏夫人諸傳見其文章歌詩往往類晉六朝語而疑之及讀真誥而

稍有會以靈真之旨或當爾爾五言古體肇自蘇李河陽上元四飛之咏固爲之前茅哉迺今聆我師曇雲陽子所遘會抑何昭灼不爽也語云少所見多所怪世尊丈六紫金身閻浮提覩之云爾十地菩薩見其四十億萬里六道下者以爲五尺童且炭色嗚呼奈何以一闡提見而論大道也雖然其文與歌詩或不能無傅飾吾故備著而兩存其疑信者

曇鸞大師紀

曇陽仙師之示化也顧女史分諭衆若曰而曹今者知
我去乎而不知我來我曇鸞菩薩也所以來者為度而
曹爾盖化之一月而余始讀宣律公所譔高僧傳悉其
事節采之師傳中已又於蓮宗樂邦諸集及它傳加悉
之乃草鸞公紀鸞公者一曰巒公不詳其姓字閥系鴈
門人也家去五臺百里而遥文殊之道場在焉諸靈怪
種種然不恒現現必以緣緣必以深淺為巨細而公年
未志學卻侶窮探備覯宏勝遽皈心釋門决策削染精

陶內典傍及二乘屬五涼奠平大集經至自天竺翻譯雖備窔奥難解公慨然思為注故以啟初地湛精腐毫畢銑繼晷鉛槧甫畢膏肓示隙乃暫爾輟功行訪醫藥至汾州泰陵故墟入城東門忽覩天裂寶氣鬱浡交光相羅六欲階位烱列森峙俄而復合靈腑若渥沈痾頓愈將返精蘭追繹故緒忽自疑曰是身危脆遷改剎那年不待人道將安傅吾姑緝吾身以為道槖乎而是時梁有陶隱居者憲章農岐蒐綜籤素方之內外翕然推

養生主公將謁而受術焉以梁之大通中渡江叩臺城通刺稱北國僧某請見典客意其為間武帝覽刺哂曰此豈為間者引入重雲殿改複道曰千迷試之殿中設高坐上安几拂而身被袈裟冒納帽傍懸小繩牀以待公直上殿左右顧無人遂登坐執拂豎性義而三命帝曰大檀越安在今畧已標敘能相質不帝乃却納帽數闕往復旌轍甫交思蓄餘勇顧謂公曰歲𦼮至矣暫還以需詰旦公遂孑然孤出所經詰曲二十餘門了無誤

者帝駭曰此千迷道從官猶難之如何不假典客而自
無誤及明即詔公入對太極殿降階握手優以師賓示
瑕攻堅迭備敵主既各暢本懐徐問公所繇集公曰本
師西竺而憂東氐欲從陶隱居問方術延此色身以受
布薩耳帝曰隱居坐嘯朱明非可屈者為傳致公書即
得報曰去月耳聞音聲今晨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深積
故使真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傾思佇
聆警錫也公遂至隱居所欣然歎晚盡以仙方十卷將

贈返渡浙江值陽侯之警賈浪七日行旅都斷公信檗江滸有鮑郎子廟者入而致情且許為新宇貌神即示相如少年子拱揖聽命斯須颶息公安行抵岸報命梁帝帝許如約鼎飾即晨拜表北首既抵魏境擬卜名麓依止修餌行屆洛中以所受方請於三藏流支唾地曰胡輕相儗也而所不死得少時不死耳死即輪迴三有矣出十六觀經授之曰是真不死方也夫不生者長生非不死者不死以修此而超生死故也公曰善遂巔西

方覲且以授迪學人流布郡邑多所開濟魏帝聞而嘉重之號曰神鸞下敕令住并州大剎晚節四厓汾之壁谷玄中時時往介山陰别構阿練千衆羯磨咸取則焉所稱鸞公巖是也時有僧達者亦以大通中南遊誌公覩而識之以見梁武至是法席駢盛芳訊肆馳武帝時時北面和南且謂鸞達二公肉身菩薩悔不昔留三事供養庶幾銘石之賛達磨矣公神宇高遠識情宏達機鋒所觸前無衡抗調心鍊氣對病識緣嘗著調氣論隋著

作郎王邵注之又撰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及安樂集十二卷魏興和四年即梁武之大同八年也於汾之平遥山寺持誦次忽有梵比丘軒然而入曰吾龍樹也以汝堅淨土心聊相證耳言已倏滅公乃示微恙久之大期將至悉集弟子廣示罪福勉之精進訓勵緊苦令齊聲唱阿彌陀佛公歛視竚聽俄爾奄然俗臘六十有七尋有音聲人部自西振空而來幡花幢蓋繽紛雲表栴檀芆蒳勃郁庭院守令具狀上聞特勅葬於泰陵文

谷立碑紀行焉後八十七年而有僧道綽事道綽者并之汾水人也少便服膺公教安居玄中摩娑遺碑講授淨業既得藴空以真觀二年四月八日浴佛畢會衆告逝忽覩五色雲氣中公乘七寶船俯命綽曰汝淨土堂成但餘業未盡少遲歲年耳諸化佛菩薩後先翼公者不可勝計綽後開九帙而終語見綽公傳嗟乎淨土者不退轉地也公化之八十七年而先諸佛菩薩命綽公其階級不淺矣更九百五十四年而却為曇陽子用童

女托體宰官得靈真之度而始證欲界果者何也菩薩行化衆生不辭舍尊就卑以示出入之無間觀自在之所以達磨僧伽文殊普賢之所以寒山拾得彌勒之所以傳大士也順逆方便不辭出入三氏以明大道之無二儒童光淨之所以沫濟迦葉之所以苦縣也學者奈何顯岐而交相嫉也宣公傳謂公得流支語則取陶先生方而燼之此亦偏門語耳夫既取陶先生方而燼之後胡以著調氣論也且夫宣之所謂對病識緣者何能

亡相矛盾也陶先生之禮鄮縣阿育塔而表勝力菩薩緣然不廢蓬萊都水鸞公之謝陶先生方而受十六觀然不廢朱真君弟子曇陽子表女身僅二十三而化然不廢三教師嗚呼真大衆同哉

紀丘長春及僧

余少嘗閱陸文量所著菽園雜記謂元太祖以宮嬪賜丘長春逼使汙之長春乃自刃其勢以誓得不汙京師人至秋九月合道俗為素饌以祀白閹九會此憲廟時

語也余游京師絕不聞舉此會偏攷七真譜傳甘源録及風雲慶會磻溪集諸書皆無之又長春應元祖聘年已七十有六不應有此事而於白雲觀所塑像王太史所惠圖驗之獨長春儼然一老中消積余疑者十餘年而不可解近閱丘公弟子尹清和諸君語録乃始悉攷得其詳而記之尹謂公自苦志煉磨後遇二死魔一自淨身幾死一為飛石撲折三脅肢幾死又謂公自揣福慧命相俱不能如丹陽長真諸公以十年煉心而猶未

得淨每夜輒束草履行山巔往返者幾二十徧以祛睡魔五十日而後心死覺真性常明瑩然如水晶塔一日凡念忽起痛哭自誓久之赴長安統軍裔一夕而三漏復痛哭自誓堅固逾於昔尋道經天魔為飛石所中折脅肢以是叅伍公淨身事誠有之當在赴統軍裔夕後也公又謂重陽真人諸弟子獨馬丹陽最長最先得凡二歲加半而得譚長春五歲加半而得劉長生七歲而半而得己最少最為重陽所屬意而最晚得踰二十年

而得之尋復奪之又久而始復得之所謂奪者當亦謂統軍齋夕事也僧中亦有一人曰光儀光儀者故宗室瑯琊王子也天后朝王以從越王貞起義法至族光儀僅八歲逃遇聖僧為披削導之至一伽藍遂為僧十八而瑯琊之宄白有詔推求得光儀傳詣扶風李使君女甫笄見而悅其美乘李出多將侍婢逼淫之光儀度不可已詭謂女曰久穢請就浴而後寢處既浴閉關操削髮刀顧持其勢曰為爾此根而受慾逼除之何難即刃

而投諸地悶絶乃蘇既入都力辭王爵為僧於終南山法興寺大展道價提獎勸誘道俗弟子恒百千人至開元末枕肱右脅而寂將葬狀貌若生異香芬馥彩雲覆輀車不散白鶴數百嘹唳空中或謂世尊勒東黄門不男者不得入道又玄教亦云陽根一絶人理總廢從何處修驗彼二君子者何以哉不知心境既徹性真常湛固自有離形而超悟者況蓮花寶臺悉現化男之機 明

王弟生獲轉根之報神化感應固自照灼不可思議

也故曰純覺遺身斯為第一吉哉

紀王孝子世民事

王世民者金華之武義諸生也父曰某業南畝自給愿而弱與族子之悍者醉狎而口語相失也族子倚之牆築其脅傷困臥且死撫世民曰死柰何時世民猶在稚也泣曰直之官不則死之父曰不然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折我是重僇我也且若彼錢神何汝孱有汝母胡以死哉父死而諸宗人之長者以好會請捐族子之腴五

十畝償世民曰以為若死生資不則吾曹力能屈若也世民飲泣而見母以父之遺命告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奠汝父世民既受田復白母曰家幸給饘粥母食讐遺也田之入以共賦役外手籍其數市金而封之扃固之歲以為常世民自是口不及父時事而晝夜讀書入試有司補博士弟子以至婚娶舉一孺子教弱弟使亦有成立而其於族子以凡禮禮之亡間每有名宴則亦往飲食談咲如恒時然歸必識其數曰脯菜若干漿粥

醯醬若干為鏹幾何族子意世民且忘之即毋亦意且忘之冀共養沒齒而已然世民每歲旦即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兩莛篿卜之不吉則掩泣而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冶工所鑄一利刃已厭其薄不任棄之復為剛斧鐫姓名於背而匣焉日伺族子所之一日族子之它山之姻家飲大醉童子掖而歸至無人所世民前揖曰凡何自醉若此族子曰吾飲已氏甚樂也弟何之世民指其傍山僻凹曰母老矣先隴陋不受歸而茲山有當

於青烏子書者兄試為我銓之族子蓋素挾稱其術者也世民謂童子而遅我山之址而吾掖兄上既上袖斧而揮之中項踣族子呼謈曰殺我耶世民哭曰疇令若死吾父吾腐心者十年矣而今得反之若姑往吾亦隨若矣族子不能對再斧其脅立死囊其首而下俄童子尋聲至世民叱曰吾所以不偕汝上者恐邂逅傷汝報而家吾身赴獄矣歸致首于家祠之父主前曰幸不辱也拜辭其母曰弟今壯可養有孫不鬼餒矣疾趨至縣

令所出袖中牘誦而授之且出其藏金如干曰此讐畝所出也又出其它鏹如干曰此飲讐費也願并畝悉以還之令詰曰死者不汝兄耶世民恚曰彼讐也殺父安得兄之且因所以來償死耳非蕲脫死也於是世民之母來請代曰妾所使也其弟亦來代曰某實為之兄不與也世民曰手刃讐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代世民養母者弟也何代為令義之俾浮繫於麗譙之上飲食之具其事以請監司檄它邑令某與令會勘它邑

令謂世民所殺族子毆世民父死者也法毆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當減徒然法必檢父屍而後獄可成檢有日矣世民聞之自譙投而下敗面折肢久之乃蘇嘆曰吾為父復讐事已畢償死法也且吾往者獨不能聞之官懼暴我父骨以牽率至今今乃為我而暴我父骨也吾杜吾口矣自是絶不食令使其所厚力强之不應積十日脩然而逝宅邑令愧逃去御史聞而嗟賞久之下邑令為祠世民令請以世民所歸田金為材費

御史曰雠金也而資之以祠孝子安乎乃議發他贖鍰嗟乎報讐快心事耳即使烈男子能之然未有純恒不息因時處中從容之死如世民者其在倫常不亦中行之聖乎哉即堯孔所稱奚讓焉友人曹昌先自金華歸談其事時漏下三刻微燈忽明毛骨為悚退而繹其事欲為作一傳而質之曹不能舉其父與讐二令及弟名母何氏聊紀其畧以待異日

書鷄鶴事

余恒以未明起禮誦而虞不獲時童子買一鷄猶稚久之始能啼然不為置敵偶不辨其能鬬與否也園丁以一馴鶴至步中庭飲食自如鷄始自匿不敢近已就食焉而稍親已又若有競者鷄倏起搏鶴鶴啄其冠而舉之數擲乃下冠血涔涔流矣鷄復奮翼起高與鶴齊然不能突其喙而入鶴復啄鷄翼而舉之又數擲不下童子為解之鷄尚竦身自淬礪也已復前則為鶴所蹈而數啄其翅羽離披散墜童子懼其遂斃也抱而去息之

宅所浹晨鶴復食庭中鷄匿身松柏間忽從後奄至趣其後距鶴驚不暇反顧而走則追逐之走愈急逐愈勁匿跳入水中乃已又明日園丁復以鶴之雄至謂其戾足以刺五尺童子者鷄復持擊前鶴法擊之則敗遁愈甚自是鶴匿林左右探伺計惟有走而已嗟夫鶴之形高五倍於鷄其大三倍之其力四倍之鷄不以不相當故逆自沮鬬而不以傷故退却從容以完其氣多方以圖其間掩其所不備攻其所不能顧破其膽使不復振

夫豈真悍勇趫敢哉厥亦有膽智焉季路之所以飾而冠也彼二鶴者但植立毋縮一喙足以逆十距無難也計不出此而不羞走者何也汝獨不憂夫摩空之鵰俯而盡汝技汝不血肉乎哉為我語山司徒曰嵇延祖孱且敗矣

紀漢昭烈關張諸葛畫壁神趣事

故漢昭烈皇帝與前將軍行荆州事漢壽亭關忠義侯雲長車騎將軍領司隷校尉閬州牧西鄉張桓侯翼德

同起義范陽破黄巾累戰勛至領豫州而義師敗投劉
景升始禮故丞相益州牧武鄉諸葛忠武侯孔明於南
陽之廬鼎足而賛成霸業所謂誼等昆季情則肺腑寄
者以心報者以身葢自古迨今君臣之誼未有若是其
殷且篤者攷之真誥昭烈見為酆都之北河侯屬仙官
籍而孔明翼徳皆血食於蜀者累世其威神極為赫奕
迨元之至治辛酉孔明追封威烈忠武顯寧仁濟王天
歴戊辰雲長封顯靈義勇武安英濟王後至元庚辰翼

德封武義忠顯英烈靈惠助順王夫生為明人沒為明神則自古記之矣第孔明不免再出而為韋南康以功食於蜀翼德不免再出而為岳少保以忠殉于宋而雲長獨超然自脫於輪迴之外其威神行天下萬世愈久而愈大豈非我天台智者之力攝之使入三摩鉢提耶今世人知雲長之神而不知昭烈孔明翼德之神又不知雲長之所以久且大故乞尤生繪像於廟後之寢宫壁而志其大畧如左

紀胡僉憲二義僕事

胡僉事者諱某字某徽之某邑人也嘗舉進士為尚書郎其僉事而得貴州則以道遠故不攜家而所從蒼頭曰胡文訓文學者為書室掌故最近能得其意僉事所按部曰畢節嘗以早暮攖行瘴霧中遂感脾疾久益羸削且殆文訓憂之甚曰吾故聞之老長者言寢瘵非人肉不得起乃齋沐刲股肉血雜粥藥進之僉事病為小損居月餘益篤且易簀而是時文訓方以股創臥疾文

學痛不忍見僉事死曰死而倘可代也吾此六尺直鴻毛耳即不獲代而主君卒不諱孤寃在萬里外誰與從者有先死以俟而已遂自剄其喉咽所不合者僅指許然竟不死而僉事死矣嗟乎人子之於親有刲股而藥者人婦之於夫有以死殉者此皆緣於深愛至契發於不得已之痛而始捐其所不易捐是二蒼頭事僉事非久寧復有以固繫其心又豈有詩書禮教為之摩浹於肭腑而一旦慨然爭先而赴義若此人心固不與末俗

而俱死也僉事之治畢節即安氏酋地安氏之先君長不知其幾然代有篡逆矯攘之禍僉事所治多惠利拊循之政既浹而始以樽節退讓誘之其人且入笠矣今又能感其僕以義其僕又能奮然以義殉其主誰謂夷非人覩此而不奮發興起哉吾鄉侍御毛君按貴州而得其狀書謂余先生好稱節義事故所紀任韓二館人人人稱之矣其為我紀二蒼頭亡何行部至畢節畢節人築祠宮請祀僉事侍御善而許之復書謂余幸終此

諸且為刻石而壁之祠以風吏嗟夫孰謂吏非人哉自是而有親上死長者二蒼頭故與有力也雖然微侍御君闌之吏且以二蒼頭用他故死即死而不見述何所貴死也

弇州續稿卷六十六